欽定三禮義疏

四仁12
880
127

880
127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五十九

祭法第二十三

孔氏穎達曰。按鄭目錄云。名爲祭法者。以其紀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羣神之數。此於別錄屬祭祀。　沈氏淸臣曰。祭法自燔柴於泰壇祭天也以至終篇。卽書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秩於山川徧於羣神之義疏也。上只添禘郊祖廟一段。　朱子曰。祭法一篇。卽國語柳下惠說祀爰居一段。但文有

先後。如祀穆祀契之類。只是祭祖宗耳。末又說有功則祀之。若然。則祖宗無功不祀乎。　吳氏澄曰。法謂制之定者。此篇記祭人鬼天神地示之定制。故曰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大計反嚳口毒反顓音專頊許玉反鯀本又作鄄古本反冥莫徑反契息列反

鄭氏康成曰。有虞氏以上尚德。郊禘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後。稍用其姓氏之先。　趙氏匡曰。虞氏禘黃帝。蓋舜祖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郊嚳者。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則舜合以顓頊配天。爲身繼堯緒。不可捨唐之祖。故推嚳以配天。而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爲始祖。情禮之至也。舜宗堯。當禹身亦宗舜。凡祖者。創業傳世之所出也。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遷也。夏后氏禘黃帝。義同舜也。郊鯀者。禹

尊父。且以有水土之功。故以配天。祖顓頊者。禹世系亦出於顓頊也。宗禹者。當禹身亦宗舜。子孫乃宗禹也。殷祖契出自嚳。故禘嚳。冥有水功故郊冥以配天。湯出契後。故祖契。宗湯者。當湯身未有宗也。周禘嚳。義與殷同。稷有播植之功。且爲始祖故祖稷。當武王身亦未有宗。

鄭氏康成曰。禘郊祖宗。謂祭昊天於圜丘也。孔疏。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禘於大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帝於南郊也。必知此是祭昊天於圜丘者。以禘文在於郊祭之上。郊前之祭唯圜丘耳。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孔疏。明堂月令云。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五時皆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饗帝。故知明堂之祭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以孝經云宗祀文王。此云宗武王。又云祖文王。故知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

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鯀顓頊。殷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　熊氏安生曰。有虞氏禘黃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之。而郊嚳者。謂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於南郊。以嚳配也。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於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也。祖始也。宗尊也。其夏后氏以下禘郊祖宗。其義亦然。但所配之人。當代各別。

浙江

王氏肅曰。祖宗謂祖有功而宗有德。其廟不毀。郊與圜丘是一。郊卽圜丘也。天唯一而已。安得有六。五行分主四時。化育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傳也。豈得稱天。而鄭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郊則圜丘。圜丘則郊。猶王城與京師。異名而同處。　楊氏復曰。禘禮見於大傳小記子夏傳。郊禮見於孝經大雅周頌。祖有功宗有德。見於王肅賈誼劉歆韋玄成。蓋禘與祖宗三

條。皆宗廟之祭。無與乎祀天。唯郊一條爲配天之祭。經傳昭然。不可誣也。祭法禘在郊上者。謂郊以祖配天。禘上及其祖之所自出。禘遠而祖近。故禘在郊上也。鄭氏見禘在郊上。便謂禘大於郊。遂強分圜丘與郊爲二。以禘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而以譽配之。以郊爲祭感生帝於南郊。而以稷配之。既謂禘郊皆爲配天矣。遂併以祖宗爲祀五帝於明堂。而以祖宗配之。輕肆臆說。實皆非也。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燔音煩瘞於滯反折之設反舊音逝

【義】鄭氏康成曰。壇。折。封土爲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照晳也。必爲照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孔疏。陰祀宜用黑犢。今承祭天之下。故連言用騂犢也。

孔氏穎達曰。燔柴。謂積薪於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瘞埋。謂瘞繒埋牲也。按禮器云。至敬不壇。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饌在地。義

具禮器及郊特牲疏。陳氏祥道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爲坎也。以之瘞埋。言壇之爲圜。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坎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烟。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方氏慤曰。燔柴則升而明。瘞埋則藏而幽。升而明者天道也。藏而幽者地道也。壇爲高以見天。折之爲深。折爲方以見壇之爲圜。圜而高者天形也。方而深者地形也。

通典　陸氏佃曰。此合祭也。主天而已。故雖瘞埋。猶從祭天之牲。卽祠北郊應用黝犢。說者曰。天地無合祭之壇。則春秋言郊何以有三望。中庸言事上帝何以有社。按周書郊祀亦及聖帝明王。荀子所謂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是也。蓋大報天神人鬼地祇皆與。故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又曰。用騂犢。當連下埋少牢於泰昭讀爲一段。蓋四時者。陰陽之氣。升降出入於天

地之中。故用騂犢埋少牢以祀之。少牢言埋。則祭之於泰昭之下也。騂犢言用。則祭之於泰昭之上者。鄭解騂犢以屬上句。蓋祭天用蒼犢。祭地用黝牲。今用騂犢。以天則非蒼。以地則非黝。非是也。案圜丘則牲用蒼。方澤則牲用黃。從天地之色也。祈穀祈年及出征巡守之告祭。皆用騂。從周所尚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相近依注讀爲禳。祈王肅作祖

迎宗讀爲禜。禜祭反。王如字。見賢遍反。亡如字。一音無

鄭氏康成曰。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孔疏。祭時者。謂祭四時陰陽之神也。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之。今總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以享陰陽爲義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孔疏。以埋少牢之文在諸祭之首。故知以下皆用少牢者。降於天地也。先儒云。不薦熟。惟殺牲埋之也。按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則王

者之祭無不用牛。此用少牢者。謂祈禱之祭也。相近。當爲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却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孔疏。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禳却之。應至而不至。則祈求之。寒於坎。陰也。暑於壇。暑陽也。王宮。曰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月壇也。孔疏。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月明於夜。故其壇曰夜明也。宗。皆當爲禜。字之誤也。幽禜。星壇也。孔疏。幽。闇也。星至夜而出。故曰幽。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孔疏。案莊二十五年公羊傳云。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是禜有營意。雩禜。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孔疏。水旱爲人所吁嗟。曰幽禜雩禜。皆爲域而祭之也。　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四方。即謂山川林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爲坎爲壇。孔疏。謂四方各爲一坎一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孔疏。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者。此明四坎壇所祭之神也。怪物。慶雲之屬。風雨雲露金益於人。故皆曰神而得祭也。　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　孔氏穎達曰。此總明四時以下諸神所祭之處。及天子諸侯不同之禮。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全數也。諸侯不

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而益民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無也。謂其境內無此山川。則不得祭也。　又曰。案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記。謂周禮歲時常祀。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逆。水旱失時。須有祈禱之禮也。然案莊二十五年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謂日月食之。示以戒懼人君。先須修德。不當用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　周氏諝曰。月爲陰而盛於夜。故曰夜明。於星謂之幽者。以對月而言。則月爲明而星爲幽也。水旱必謂之雩者。以祭旱爲主。蓋陰中之陽。升則爲雨。故雩祭所以助達陰中之陽者也。

張子曰。寒暑無定。暑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注謂相近爲禳祈者。非。　方氏慤曰。幽言其隱而小。揚雄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故祭星之所謂之幽宗焉。雩主祭旱言之。兼祭水而主旱

言之者雨以時至亦無患也幽雩皆謂之宗宗尊也祭祀無所不用其尊詩曰靡神不宗無所不用其尊之謂也　陳氏澔曰相近當爲祖迎字之誤也寒暑一往一來往者祖送之來者迎迓之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則送之亦必有其禮也

案或謂四坎壇分置於四郊望而祭之曲禮所謂天子祭四方祭山川是也四方即四方之神東方青帝太皞南方赤帝炎帝西方白帝少皞北方黑帝顓頊每方以一帝爲主而一方之山林川谷丘陵皆從祀焉周禮宗伯兆五帝於四郊者即此月令迎春於東郊迎夏於南郊迎秋於西郊迎冬於北郊者亦即此曲禮言諸侯方祀祭山川而此不言方祀者文略耳附存之以備一說

大凡生於天地之閒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史古行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　孔氏

穎達曰。此論人死與萬物不同。及五代七代變與不變之義。總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皆曰命。萬物無知。死皆曰折。人爲有識。故死曰鬼。此之名號。從黃帝正名百物以來。至於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黃帝以下七代所變易而立者。是禘之與郊及宗祖也。除此外。其餘祈穜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　方氏慤曰。折。言其有所毀。鬼。言其有所歸。不變者。所命之名也。更立者。更立所祭之人也。名既當於實。故無事乎變。人既異於世。故必更立焉。前先祖而後宗者。遠近之序。此先宗而後祖者。親疏之序。

鄭氏康成曰。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孔疏。以上云禘郊祖宗。有顓頊及嚳故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爲記者之微意也。少昊氏脩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　方氏慤曰。名之不變。止自堯而下者。蓋法存乎堯而已。由堯以前。其法未成。其名容有變也。

案五代七代記無明文要而論之黃帝爲立法之祖不應在不變及更立之中周亦猶是不變及更立者不應置之五代七代之外況此記上下皆合周言之胡獨此不言周則鄭之舍周而言黃帝者悞也又疏謂鄭以上記文言頊及嚳而易緯易繫辭皆不言少昊則以少昊不在七代之內猶之可也若謂少昊脩法後世無取則頊亦下記所謂脩者胡舍少昊而獨取之孔合唐虞三代爲五又增頊嚳而爲七則鄭注之非明矣至方氏法

成於堯之說則又與下記義不合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祖考廟享

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亨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亨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人無廟死曰鬼

墠音單

善適丁歷反顯考無廟之顯依注作皇

正義　鄭氏康成曰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爲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曰三壇同墠孔疏書金縢文案此則祭皆爲壇無祭於平地者去壇爲墠之說可疑矣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孔疏皆爾雅釋詁文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孔疏昭之遷主總合藏武王祧中穆之遷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祧中故鄭注周禮守祧先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至大祫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是毀廟主在太廟祫乃陳之故

知不窋以下遷主藏於后稷廟也文武二廟既不毀則文武以下遷主不可越文武上藏於后稷之廟故知藏於文武廟也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案文武以下遷主皆藏兩世室中故謂文武世室爲二祧諸侯無世室祧主藏太祖夾室故卽謂始祖廟爲祧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爲壇墠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人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孔氏穎達曰此明天子以下尊卑既異上祭祖廟多少不同之事王立七廟

者親廟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爲七廟也。七廟之外。又立壇墠各一。近者封土。遠親除地。示將去然也。父廟曰考。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皇考。曾祖也。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顯考。高祖也。顯明。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目之。祖考廟者。始祖也。此廟爲王家之始。故云祖考也。去祧爲壇。謂高祖之父也。不得四時而祭之。若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爲墠者。謂高祖之祖也。不得在壇。若有祈禱。則出就墠受祭也。高祖之父初寄在祧。不得於祧中受祭。故曰去祧。高祖之祖經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在壇墠者不得享嘗。有祈禱乃祭之。無祈禱則不得祭也。去墠曰鬼者。若又有從壇遷來墠。則此前在墠者遷入石函爲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惟禘祫乃出也。諸侯立五廟。壇墠與天子同。無功德之祖爲二祧也。月祭三廟。顯考祖考不得月祭。止預四時皆降於天子也。去祖。謂去太祖也。卽高祖之父。諸

侯無功德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遷郎寄太祖而不得於太祖廟受時祭唯有祈禱則去太祖而往壇受祭也大夫立三廟二壇者異於君故立二壇而不墠也顯考祖考無廟以其卑也大夫高太二祖無廟若有祈禱則爲壇祭之去壇爲鬼者謂高祖若遷去於壇則爲鬼不復得祭但薦之太祖壇而已若大夫有太祖之廟者其義具王制疏適士謂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也

王考當爲皇皇考曾祖也曾祖既無廟有祈禱則爲壇祭之若遷去於壇則爲鬼不復祭也官師謂諸侯中士下士爲一官之長者也一廟爲父立之王考雖無廟而猶獲祭謂在考廟者去王考爲鬼謂曾祖則不得祭又無壇若有祈禱則薦之於廟也庶士府史之屬庶人平民也賤故無廟死則曰鬼亦得薦之於寢王制云庶人祭於寢是也

方氏慤曰分地者分天子之地建國者建諸侯之國置都者置公卿之都立邑者立大夫之邑分地建國畿外之臣所以嗣也置都立邑畿內之臣所以

祿也。陳氏祥道曰。月祭者。薦新之祭也。月令獻羔開冰薦鮪羞含桃與夫嘗麥嘗穀嘗麻嘗魚。皆先薦寢廟是也。享嘗者。四時之祭。周官大宗伯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及司尊彝所載舜尊鸞尊是也。有禱焉者。求福之祭也。周官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祇。凡王之會同軍旅田役之禱祠。肆儀爲位。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國有大裁故告令禱祀。是也。　朱子曰。官師。諸有司之長也。官師一廟。止及禰。邦於禰廟併祭祖。適士二廟。卽祭祖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三廟。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　吳氏澄曰。親廟四。祧廟二。共爲三昭三穆。幷太祖凡七廟。有功德可宗者。別立廟。百世不毀。與太祖同。宗或多或少。或有或無。故不預七廟之數。　孔氏穎達曰。此遷主所藏曰祧者。是對例言之。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

年左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廟曰祧也

孔氏穎達曰大夫無主故無所寄藏又曰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廟在應遷之列故云遠廟特爲功德而留故謂爲祧有文武二廟不遷故云有二祧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得月祭但四時祭而已陳氏祥道曰周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所謂五寢者自考廟以至祖考之寢廟也王七廟而其寢乃五者爲其二祧將毀先除其寢所以見孝子孝孫之心不欲遽毀故去有漸也

徐氏邈曰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爲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此皆大夫有主之文又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別將奏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案經傳未見士大夫無

主之義有者爲長　陳氏祥道曰。薦新止於寢廟。則月祭不及二祧亦明矣。王肅謂二祧一爲高祖之父。則五世矣。一爲高祖之祖。則六世矣。誠能明其言之意。而不溺於文王之功德。則通矣。又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王舜劉歆王肅韓愈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爲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閒有勳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　馬氏睎孟曰。說者以爲七廟之中。祧廟二。則爲文武之廟。其說非也。遠廟爲祧。而二祧之廟。止於享嘗而已。苟文武之廟而祭止享嘗。亦非先王所以尊祖宗之意也。　楊氏復曰。按祭法與王制不同。大

抵王制略而祭法詳。又案三壇同壝之說出於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爲之。非宗廟之外。預爲壇壝。以待他日有禱也。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壝爲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祧爲壇。去壇爲壝。去壝爲鬼。皆衰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

【疏】此記天子兼二祧爲七廟。蓋韋玄成說也。劉歆則謂天子本七廟。加二祧爲九。語類中朱子獨以劉說爲然。則文武世室不在七廟數中。自有定論。先儒若陳氏馬氏吳氏。亦各聵劉而疑鄭。其以文武世室爲二祧者。周禮鄭注所謂因祧主所藏。故名爲祧。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其義亦如之。二祧之祭。各經雖無明文。以理論之。二祧爲高祖之祖父。其祭視太廟親廟宜少殺。此記所以有享嘗乃止之文也。若以文武世室爲七廟中之二祧。則宜月祭而不止享嘗矣。孔氏謂祧不月祭。本望經爲說。至陳氏以二祧將毀并埽除之事去之。其意若以爲文武之廟。則不可以將毀言。若以將遷爲將毀。則高祖

矣。焉有廟在四親之內。乃去其月祭。幷掃除之不事。要之記有二祧。必非文武廟也。若文武廟。何至不月祭耶。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爲于僞反）

鄭氏康成曰。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孔氏穎達曰。此明天子以下立社之義。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在耤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故詩頌云。春耤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耤田。大夫以下。爲衆特置。故曰置社。

【補論】陳氏祥道曰。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衆人之社。有一人之社。有失國之社。大社。天下之社也。國社。一

國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喪國之社屋之。失國之社也。三社之制。大社爲大。此孟子所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也。喪國之社。天子所以爲戒。則又次於王社矣。以言安不可以忘危也。書曰夏社。禮與春秋曰亳社。皆以爲戒而已。然則諸侯有國社侯社。與春秋之亳社。亦三社矣。天子之社在雉門之右。而縣詩曰乃立冢土。冢土。社也。則諸侯之社亦在門內也。天子之牲太牢。則諸侯當用少牢。若郊特牲曰社事單出里。丘乘供粢盛。此大夫以下之社也。

案社有與郊對舉者。漢志引禮記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案今記無此。蓋逸文。周禮大宗伯。以冬至日致天神。夏至日祭地示。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大司樂圜丘方澤。此禮祀之禮。禮之最重者也。社有與稷並稱者。大司徒設社稷之壝。會社稷之職。夏官小子掌衈于社稷。此血祭之禮。禮之稍輕者也。方澤祭全載之地。大社祭中國九州之地。王社祭畿

內之地。諸侯國社祭其一國之地。下而州社祭一州之地。里社祭一里之地。天唯天子得祭之。地則諸侯大夫士無不得祭。但有廣狹不同者。天父道。地母道也。天尊地親。父尊母親。天非天子不得郊見。地各以其所食爲社也。惟於天尊之。故禮多舉郊。而祈穀祈年不及。舉其重以明尊也。於地親之。故瘞埋泰折止一言。而大社王社國社侯社置社悉數之。舉其多以明親也。不明此義。而胡氏有社無北郊之惑生矣。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竈力又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中雷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

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孔疏。此證大夫有門行。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孔疏。此證士亦有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孔穎達曰。此明天子以下立七祀五祀之義。司命者。宮中小神。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國門。謂城門也。國行。謂行神。在國門外之西。

鄭。謂古帝王無後者。此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也。此七祀是爲民所立。與衆共之。其自爲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爲是別更立祀也。諸侯減天子戶竈二祀。故五祀。公厲。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其鬼曰公厲。大夫減諸侯司命中霤。故三祀。族厲。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曰門曰行者。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　方氏慤曰。司命。即周官以槱燎祀司命者是矣。厲。即春秋傳所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是矣。以司人之命祀之。求有所延。慮其爲厲。故祀之使有所歸也。

門行曰國而戶竈不言者以其在內故也大夫而下雖門行亦不言者以所立皆非爲國也司命天神故首言之中霤土神故次言之門在外故又次於中霤行在道故又次於國門厲之施毒不特在道而已故又次於國行戶雖在內特用於房戶之間而已故又次於泰厲竈則化飲食以養人非人之養也故以是終焉獨族厲先於門行者以厲之爲道在天道則爲卑在人道則爲尊故或先或後以尊卑之辨也大宗伯言以血祭祭社稷

五祀則七祀之說非周制可知曲禮王制止言大夫祭五祀蓋以周制言之上可得以兼下而五祀主於家故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爲七祀而左傳家語則以五祀爲重該脩熙黎勾龍五官月令爲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昭之徒爲門井戶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則用左傳家語釋小記則用月令釋王制則用祭法而荀

鄭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所謂五祀。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也。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爲周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備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曰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五祀中竈祀於中央。竈祀於夏。井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耦陰也。故祀於秋。雨

漢魏晉立五祀。井皆與焉。隋唐用月令。祭行及復脩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軷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考之於禮。五祀之牲羊牲。案小司徒小祭祀共羊牲。祭於廟有主有尸。觀月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祭於廟可知。曾子問祭五祀尸入則有尸。既殯而祭。不酳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酳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爲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無主。

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考也。

【案論】馬氏端臨曰。司命與厲。皆有祭之之所。若中霤門戶行竈。則所祭之神。即其地也。而隋唐以時享祖宗時。并祭於廟。蓋本鄭康成說。然康成注禮記月令言祭於南。注周禮宮正言祭七祀於宮中。夫五祀皆人生日用之所。居所係。當即宮居而祭之。若廟則所以崇奉祖宗。不宜雜祭他鬼神於其地。如門戶中霤廟亦有之。因時享而并祀於其地。猶可也。若司命竈行。於廟何關。況泰厲乃帝王之無後者。非我族類。得毋有相奪予享之患乎。

【存疑】鄭氏康成曰。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

【案】鄭氏康成曰。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孔疏案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諵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殤音傷

正義　鄭氏康成曰。祭適殤者。重適也。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　孔氏穎達曰。此明天子以下祭殤之差。鄭注王子。謂王之庶子公子。謂諸侯之庶子。不得爲先王

先公立廟。無處可祭。適殤。故祭於黨之廟。謂王子公子但爲卿大夫。得自立廟。與王子公子同者。就其廟而祭之。適殤。其義已具曾子問。　方氏慤曰。玄孫之子爲來孫。必曰來者。言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曾玄見小記解。殤見檀弓解。每言適。則庶殤在所不祭矣。重本故也。然以尊而祭卑。必曰下祭。且在王而下。每殺於廟數之二焉。曾子問所謂陰厭陽厭者是矣。　應氏鏞曰。祭殤之數。尊者所及。遠。卑者所及近。澤有厚薄。則禮有隆

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
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
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
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
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
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
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禦魚呂反菑音哉共
反去起呂
反夫音扶

殺也德厚者流光既上及其祖又下及其殤祭及於五
所愛者遠也祭止於適所重正統也不混淆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
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廣山氏之有天下也其
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
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
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

其功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冥契六世之孫也。案竹書紀年。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其官玄冥。水官也。案爲玄冥之官者。脩與熙二人乃少皞之後。非契後。冥雖治水。未嘗爲玄冥之名。非官也。虞芮謂桀紂也。烈業也。族猶類也。祀典謂祭祀也。孔氏穎達曰。法施於民。若神農后土帝嚳與堯及黃帝顓頊與契之屬是也。以死勤事。若舜及鯀冥是也。以勞定國。若禹是也。禦大菑。捍大患。若湯及文武是也。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

鄭氏康成曰。此所謂大神也。春秋傳曰。封爲上公。祀爲大神。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太昊炎帝之間。孔疏。木漢律歷志文。案月令。春其帝太皞。夏其帝炎帝。不載共工氏。是無錄。以水紀官。是無錄而王。又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稱黃帝以雲紀。炎帝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太皞氏以龍紀。從下逆陳。是在炎帝之前。太皞之後也。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能刑謂去四凶。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卒而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案辨詳檀弓。殛死謂不能成

神農之子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夏末湯大旱七年。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祀以爲稷者。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也。共工後世之子孫爲后土之官。后君也。爲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之以配社之神。帝嚳能紀星辰。序時候以明著。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節。故祀之也。堯以天下位授舜。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均平也。五刑有宅。是能刑有法也。舜征有苗。仍巡守南方而死。是勤衆事而野死。鯀塞水無功。被堯殛死於羽山。治水九載。亦有微功。故得祀之。又世本云。作城郭。是亦有功也。鄭答趙商云。鯀非誅死。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耳。禹能脩父之功。故祀之。上古雖有百物而未有名。黃帝爲物作名。正名其體。明民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共財謂山澤不鄣。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湯除虐。謂放桀也。去民之菑。謂伐紂也。自厲山氏以下所得祀者。皆有功烈於民也。及夫日月星辰者。釋上文泰壇泰折等祀也。上有祭地。祭天。祭四時。寒暑水

旱。此不言者舉日月則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陰陽之氣。故舉日月以包之。非此族謂非厲山以下及日月星辰之等無益於民者。悉不得預於祭祀之典也。劉氏彝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者。民賴其法成身者也。伏羲氏作八卦。而民賴之以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神農氏作耒耜。而民賴之以知耕種之益。黃帝氏作衣裳而民賴之以知尊卑上下之分。堯舜執遜避之義。而民賴之以知廉讓崇德之美。后稷立耕稼之規。而民賴之以知粒食畎畝之法。是皆功及萬世。而莫敢或違。故有天下者祀以爲報。所以重民之生也。以死勤事者。忠於國者。弗顧其生。義於君者。弗惜其死。祀之則忠義勸於天下矣。以勞定國者。夙夜勞瘁。弼成王業。如伊尹之相湯升陑。如呂望之鷹揚牧武。如周公之坐以待旦也。能禦大菑者。如洪水爲菑。而后土氏能平五土。懷襄昏墊。而夏后氏能滌九源。既免民之魚鼈。又敷土以播殖也。能捍大患者。如禦猛獸狄鴞。夏而宣王斥之。管蔡亂

國而周公征之。楊墨亂教而孟子闢之。皆俾大患弗克興焉。黃帝正名百物者。謂垂衣裳而定尊卑之法。爲舟楫而取諸渙。服牛乘馬而取諸隨。重門擊柝而取諸豫。設杵臼而取諸小過。弦弧矢而取諸睽。作宮室而取諸大壯。易棺槨而取諸大過。立書契而取諸夬。皆其正百物之名。以興天下之利。而共其財用於無窮者也。陳氏祥道曰。凡聖賢之有功烈於民者。蓋皆應時而造。隨所著見而已。其內之所存。豈止於此哉。堯之道至於無

能名。而其所以見祀者。止於賞均刑法以義終。舜之道至於無爲。而其所以見祀者。止於勤衆事而野死。以此推之。則功烈者道德之迹。迹者祀典之所可載。而其爲道。非祀典之所可盡也。夫法施於民。所謂民功曰庸也。以死勤事。以勞定國。所謂事功曰勞也。能禦天之大菑。捍人之大患。所謂治功曰力也。

禹貢言既脩太原。存鯀功也。則權其保障太原之功而秩祀之。宜也。奉以配天。似過。而國語晉平公疾夢黃

熊鄭國僑言鯀化黃熊實爲夏郊三代舉之今周少皞晉實繼之韓起告晉侯晉祀夏郊董伯爲尸與此言夏郊鯀合而劉氏基云夏之天下受之舜舜之殛鯀天刑也禹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逆於舜卽逆於天其弗享之矣持論甚正今思國語謂鯀化黃熊語已近怪三代皆舉夏郊配祭以鯀理亦不確而謂晉可代周郊天尤爲非禮子產不應有是言也或屬晉人飾說而記者亦因附會與

欽定禮記義疏卷五十九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六十

祭義第二十四之一

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祭義者以其記祭祀齊戒薦羞之義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方氏慤曰陳乎外者祭之法存乎中者祭之義君子於祭豈徒法爲哉亦有義存焉爾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若冠昏射燕聘與鄉飲酒皆言義也亦此意　吳氏澄曰凡儀禮經中有其禮者後人釋其經而謂

之義。若冠義昏義燕義聘義等篇是也。儀禮正經無天子諸侯祭禮。止有卿大夫士祭禮三篇。此篇總說天子諸侯以下之祭。與諸篇引儀禮經文而釋之者不同。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數色角反

悽音妻。愴初亮反。濡音儒。怵敕律反。惕他歷反。

鄭氏康成曰。忘謂不敬。違禮莫大焉。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春禘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孔疏。王制。春祠夏禴。故鄭謂此夏殷禮。鄭於郊特牲春禘注當爲礿。則此亦同。案天子犆礿。春物未成。祭品薄也。則於春言礿者是。此與郊特牲皆言春禘。或舉以該夏歟。非其寒之謂。謂悽愴及怵惕皆爲感時念親也。霜露既降。禮說在秋。此無秋字。蓋脫爾。迎

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盡不可知也小言之則爲一祭之間孔疏一祭比一年爲小孝子不知鬼神之期孔疏不知鬼神去來故祭初推而廣之故其去來若來故樂祭末若去故哀陰陽孔疏由一祭推一年春夏陽生長似神之來故有樂秋冬陰斂似神之去故無樂孔氏穎達曰此篇總論祭事此節明孝子感時念親四時設祭之意禘陽之盛也嘗陰之盛也陰陽氣盛孝子感而思念其親故君子制禮合於天道秋不言如見春不言非其煖互文也先秋後春以悽愴爲甚周禮四時祭皆有樂殷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斁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則殷秋冬亦有樂義具郊特牲疏氏曰儀禮少牢特牲大夫士四時皆不用樂此蓋天子諸侯之祭然亦不知所據方氏慤曰數疏言其時煩怠言其事不敬與忘言其心君子之於祭自外入者因時以舉事因事以生心由中出者因以行事因事以從時以時對月則時不爲遠然朔月有告以於禮爲小而不嫌於數也三年有祫以於禮爲大而不嫌於疏也禘非不送往而

哀也。然順陽出之義。故以迎來爲主而有樂。嘗非不迎來而樂也。然順陰入之義。故以送往爲主而無樂。一祭之間。神未嘗不來。亦未嘗不往。人未嘗不樂。亦未嘗不哀也。經之所言。特各有所主爾。輔氏廣曰。以一祭言之。則始爲來而終爲往。以一歲言之。則陽爲來而陰爲往。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齊側皆反散悉但反樂五孝反

鄭氏康成曰。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見所爲齊者。思之熟也。所嗜。素所欲飲食也。春秋傳曰。屈到嗜芰。孔疏。楚語云。屈到嗜芰。有疾。召孔氏穎達曰。此明祭前齊日之事。五事先思其麤。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思念其親。精意純熟。目想之。若見其所爲齊之親也。

方氏慤曰。齊於內。所以愼其心。齊於外。所以防其物。散齊若所謂不飲酒不茹葷

之類。齊三日。則致齊而已。必致齊然後見其所爲齊者。思之至故也。

【補疏】程子曰。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齊者淸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張子曰。齊須是屏絶思慮。至祭之日便可與神明交。若如此思之。却惹起無窮哀戚。如何接神。所謂思其居處笑語。惟當忌日宜如此。

【辨正】眞氏德秀曰。程氏謂齊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蓋齊與戒異。當七日之戒。凜然祗懼。容有思焉。及齊三日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此齊與戒之分也。愛慕之極。儼乎其若存。誠慤之極。昭乎其有見。敬則有。不敬則無矣。故親在而養必以敬。親沒而享亦以敬。親之存沒有異。而孝子之敬則同。夫如是。則終身弗辱其親矣。　黃氏震曰。齊之言齊也。齊者致一也。齊而一於思親。則外事絶矣。思親不害於爲齊也。若謂齊不可有思。恐淪於莊

子心齋之說後世竊之爲禪學者也程氏講明正學而門人多流於禪往往多附益之學者宜謹孔子云祭思敬

祭之日入室優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優音愛還音旋本亦作旋愾開代反

義鄭氏康成曰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孔疏若特牲少牢主婦設豆及佐食設俎之屬闔戶若食開孔疏案士虞禮無孫尸則祝闔戶牖如

祭尸一食九飯之頃則有出戶而聽之　陸氏德明曰優微見貌

孔氏穎達曰此明祭之日孝子想念其親也入室謂祭之日朝初入廟室時也髣髴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出戶謂薦饌時孝子薦俎酌獻行步周旋或出戶當此時必有悚息肅肅然如聞舉動容止之聲設薦已畢孝子出戶而靜聽愾然如聞乎其歎息之聲也　慕容氏彥逢曰前言致思於未祭之始此又言祭之日也優然者以愛之至則存不忘乎心故必有以見乎其位肅

然者。言思之靜於無聲之中而有所聞。周旋出戶者。以親之在此。不忍遽退也。出戶而聽者。已祭出戶。猶疑而聽焉。悵親之將往而不得見也。既愾然矣。又有聞焉。則思不能忘也。歎息之聲。遠而微矣。此其所以爲至也。

馬氏晞孟曰。優然。言其貌。肅然。言其容。愾然。言其氣。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慤苦角反）

鄭氏康成曰。存著。則謂其思念也。　孔氏穎達曰。此覆說孝子祭時念親之事。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以嗜欲不忘於心故也。致其端慤敬親之心。則若親之顯著。以色不忘於目。聲不忘於耳故也。如親有在。當想見之。何得不敬乎。　方氏慤曰。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顏之際也。聲不絕乎耳。常若聽命之際也。愛。言追念之思。慤。言想見之誠。致其愛矣。親雖亡而猶存。致其慤矣。神雖微而猶著。　馬氏晞孟曰。存者。有在乎內也。

著則有見乎外也　輔氏廣曰存雖若存於內著雖若著於外然誠不可以內外言故終之以著存不忘於心

集說　此一節結上文兩節之意色不忘乎目則入室優然必有見乎其位矣聲不絕乎耳則周旋出戶聞其容聲出戶而聽聞其歎息之聲矣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即上文思其居處笑語志意所樂所嗜是也致愛則存以下總見先王之孝存著皆本於誠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養羊尚反　夫音扶

正義　鄭氏康成曰享猶祭也饗也忌日親亡之日忌日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　孔氏穎達曰此明孝子終身念親不忘之事　方氏慤曰生事之以禮所謂敬養也死祭之以禮所謂敬享也然猶未也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故曰思終身弗

辱也。練祥則止於又期而已。忌日則比年有焉。故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以於是日志於親而有所至。故不敢盡情於他事。　輔氏廣曰。一息不敬則絕於理。絕於理則辱其親。志有所至。謂思念於親必極其至。

吳氏澄曰。此因上文安得不敬而以養享二字言君子終身之敬。又因終身二字而以忌日一事言君子終身之哀。

【通論】張子曰。或問忌日有薦可乎。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亦不害。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鄉去聲。盎烏浪反。相息亮反。齊如字。愉羊朱反。

【集說】鄭氏康成曰。能饗帝。能饗親。謂祭之能使之饗也。帝。天也。中心鄉之。乃能使其祭見饗也。奠盎。設盎齊之

奠也。勿勿猶勉勉慤愛之貌。此時君韋牲將薦毛血。孔疏皇氏疑君制祭夫人酌盎齊以獻。此於事太早。以奠盎爲洗牲。勘諸經傳無據。則卽言制祭無妨。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儐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孔疏此有司徹文。上大夫儐尸。則天子諸侯之繹也。孔氏穎達曰。此明孝子祭祀欲親歆饗之意。饗帝爲難。故聖人能之。饗親不易。故孝子能之。此本爲饗親而發。欲與饗帝同也。孝子歸鄉。然後能使神靈歆饗。齊齊。整齊之貌。愉愉。和悅之貌。忠謂忠心也。方氏慤曰。孝子之饗親。鄉之以心而人道盡矣。故臨尸而不怍。馬氏晞孟曰。饗帝饗親。致其誠而已。聖人體其道之盡也。蓋德不足以與之對。則亦非鄉之之盡也。聖人盡天道也。孝子盡人道也。

慕容氏彥逢曰。書曰面稽天若。面天所若而不背。所謂鄉也。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則其心之所鄉可知。

項氏安世曰。以人而交於神。非惻怛純至與之俱化者不能達也。故曰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仁人之心與天地爲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爲一人也。

輔氏廣曰。德與天同。然後能饗帝。心與親一。然後能饗親。內直之謂敬。盡己之謂忠。內直則外自齊。盡己則盡人無不順。

鄭氏康成曰。色不和曰作。孔疏。曲禮云容無作。作謂顏色變。卽不和之意。

此緊承上終身弗辱來。人之生也。性受之天。形受之親。全而受者全而歸。聖人孝子也。終身一有所辱。則當祭何以對天。何以對親。此心必有愧赧而不自安者。故惟聖人孝子乃能不作也。蓋心有所作。則心已不在祭而敬忠皆失。豈復能鄉親。而欲親饗之不可得已。鄭專以色言。似隔。又案說文勿字似旂脚。一麾三軍盡退。勿勿者。雜念盡除。專一鄉之之意。先儒謂戒禁他念亦稍隔。此說亦可備一解。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

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樂音洛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不欲生思親之深也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孔疏案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繹是祭之明日爲繹也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孔氏穎達曰此一節明文王祭思親忠敬之甚文王思念死者意欲隨之而死似不復欲生也廟中上不諱下於祖廟稱親之諱如似見親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解祀之忠敬之事惟文王能如此與是不執定之辭詩乃幽王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詩者記者斷章取義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爲文王詩也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者既設繹祭之饗而致於神其夜又從而思之也饗之必樂已至必哀者孝子想神之歆饗故必樂又想及饗已至之必分離故必哀也　方氏慤曰事死如事生所謂如在也思死如不欲生所謂至痛極也忌日必哀所謂有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所謂聞名

心瞿也。明發者。發夕至明也。祭之明日猶且如此。而況祭之正日乎。於將祭而齊焉。則逆思其所以去。故曰其

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者。以其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故也。饗之必樂。則樂致其來。已至必哀。則哀思其去。前經言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正謂是矣。慕

容氏彥逢曰。此言惟文王然後能盡饗親之義。自事死如事生以下。皆言至誠之盡。非文王孰能之。生者人之所欲。思死者至於不欲生。則其至性可知矣。忌日必哀

稱諱如見親者。心有所屬也。凡此皆本於心。非由外作。故曰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言非特見其身而已。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如生事之先意承志也。沒而思之。猶如此。非文王其孰能之。明發不寐。言未

祭也。饗而致之。言方祭也。又從而思之。言既祭也。自未祭至於既祭。思親之誠。續而不絕。無須臾忘焉。其愛敬之心至也歟。其饗也。如見親之在焉。故必樂。已至矣。則

念其將往也。故必哀。饗之必樂。申前文饗而致之之義。

已至必哀申前文又從而思之義朝與陽俱來夕與陰俱往因其往來而哀樂從之朝踐主享饋孰主食亦禘嘗之義也一日而陰陽分焉故樂與哀半陳氏祥道曰生事之以禮故事之日喜與懼半死祭之以禮故祭之之日樂與哀半陳氏澔曰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宗廟之禮上不諱下故有稱諱之時如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自夜至光明開發之時也文王之詩言此詩足可咏文王之也饗之必樂迎其來也已至而禮畢則往矣故哀也

鄭氏康成曰如欲色然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

二人容尸侑也孔氏穎達曰王肅解欲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鄭何得比父母於女色又案有司徹上大夫儐尸別立一人爲侑以助尸似鄉飲酒禮介之副賓也繹祭與儐尸同故知二人容尸與侑也

二人只指父母爲是云尸侑非也事死者四句統論

平日所謂終身之憂也稱諱如見親方氏聞名心懼之說爲是不必粘定廟中祀之忠也二句方說祭時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十字一句言如見親於所愛之人其色若欲接之於所愛之物其色若欲玩之若欲食之也鄭說可通王說欲見於上如見字反隔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愨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言言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趨音促數色角反贛貢同濟子禮反樂音岳慌況往反惚音忽

鄭氏康成曰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時也愨與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漆漆讀如朋友切切孔疏漆非形貌之狀故讀如切自反猶言自脩整也容以遠言

非所以接親親。孔疏。凡接親親不事容貌。又相親近。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及與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也。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孔疏。卿大夫以下。從饋熟始。至反饋。是進孰也。孔疏。皇氏云。初祭。尸入於室。後出在堂。尸薦俎。豆與俎更反入而設饋。故云反饋。定本又作及。薦俎。豆與俎也。慌惚。思念益深之時也。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槩也。禮各有所當行。祭宗廟者。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慤而趨趨。孔氏穎達曰。此記仲尼嘗祭之儀。濟濟。是容貌自疏遠。漆漆。謂容貌自反覆而脩整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

此賓客之事。何得神明之與交。更覆結云。孝子何得濟濟漆漆之有。言不得有也。樂成。謂設饌進孰合樂成畢。薦俎。謂薦其饋食之豆。并牲體之俎也。進饋之前。與神明交。貴其誠敬。進饋之後。人事之盛。故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謂助祭之人。於此特致其濟濟漆漆。賓客之事。若孝子自濟濟漆漆。此乃賓客之事。何得恍惚思念之有乎。方氏慤曰。奉薦而進。謂子奉所薦之時物。而進之於其親也。案其親也。鄭注與其行也對。謂身親執事。方直指其親而言。以奉薦而進其親

也爲句。與注異。亦通。愨言奉之容。完實而無文趨趨以數。言行之之節。收攝而不疏。濟濟者。威儀之齊。而遠則優游而不迫。漆漆者。威儀之飾。自反則反覆而不苟。濟濟者之遠則異乎趨數者矣。漆漆之自反則異乎愨者矣。序其禮樂則先後得以不失其倫。備其百官則小大得以各正其事。故君子於是致其濟濟漆漆也。致其濟濟漆漆則非以慌惚與神明交矣。故曰夫何慌惚之有。慌焉若撫惚焉若有神人之道。幽明之際。以誠心交之。其狀如此。

王氏肅曰。容也。遠也。容。當爲容。案容字連上。謂濟濟之容。漆漆之容。

王說非是。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官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

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比必利反屬音燭勝音升與音餘

【集說】鄭氏康成曰。比時猶先時也。虛中言不兼念餘事也。既脩既設謂掃除及黝堊百官助主人進之也。諭其志意謂使祝祝饗及脩尸也。或猶有也。言想其彷彿來。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成人之道。廣明孝子祭祀之義。虛中以治之。言心中惟思此祭而已。廣雅。洞洞屬屬敬也。恭敬心甚。如舉物之弗勝。心所奉持。如似將失於物。此孝子心敬之至極也。既薦其俎。於是使祝官啓告鬼神。曉諭鬼神以志意。其思念情深。恍惚似神明交接。庶望神明或來歆饗。是孝子之志意也。　方氏慤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此慮事之所以豫也。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此具物之所以備也。豫則無不及之時。備則無不足之用。齊者心不苟慮。必依於道。凡以致其虛而已。脩以葺其舊。設以飾其新。百物既備。則凡祭所用之物。無所不備矣。祝以孝告。而諭

人之志意於神。假以慈告。而諭神之志意於人。神人相諭。如是而祭。庶幾乎神或饗之。庶者。幸而不必之辭。或者。疑而不定之辭。郊特牲言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正謂是也　吳氏澄曰。此一節其節有三。虛中以治之。一也。此祭之先也。奉承而進之。二也。此祭之始也。夫婦奉承。致愛也。而又洞洞屬屬以致其忠敬焉。奉承而進之三也。此祭之中也。百官奉承。致敬也。而又諭神交神以致其愛焉。

集說　如弗勝如將失之。是極擬其奉承而進之之容也。疏謂如弗勝是祭事如將失其親容而弗獲見。非然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言當盡己而已。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　孔氏穎達曰。盡慤。謂心盡其慤也。而慤焉。謂外亦慤焉。其信與敬皆處內。內有其心。外著於貌。禮包

衆事。故不云而盡其禮。云不過失。則是禮也。孝子祭時。進之與退。必恆恭敬。如似親聽父母之命。而父母或使之也。陳氏澔曰。禮有常經。不可私意爲隆殺。故曰盡其禮而不過失焉。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諭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諭。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諭求勿反齊如字又側皆反敖五報反

鄭氏康成曰。諭。充諭。形容喜貌也。進之。謂進血腥也。愉。顏色和貌也。薦之。謂進孰也。欲。婉順貌。齊。謂齊莊。固。猶質陋也。而忘本。而。衍字也。孔氏穎達曰。此明孝子之祭。觀其貌而知其心。孝子之祭可知也。以下諸事是也。其立之也。言孝子尸前而立也。已徹。謂祭畢已徹饌食。方氏慤曰。孝子之祭可知者。言觀其祭可以知

其心也。立之言方待事而立也。進之言既從事而進也。薦之言奉其物而薦也。退而退言既薦而後徹也。蓋退則於是乎退焉。詘身之屈。愉色之愉。欲則心之欲也。退而立如將受命則順聽而無所忽焉。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則愼終如始矣。陸氏佃曰立而不詘。以其恃親故謂之固。進而不愉。以其憚親故謂之疏。薦而不欲若不得已而後薦也不愛莫大於是。退立而不

如受命敖也。始立如此。是固也。非敖也。凡祭以齊爲本。方祭嫌於不愉。祭已嫌於不齊。已徹而忘之。是之謂忘本。

輔氏廣曰。立以身言。故曰詘。進以貌言。故曰愉。薦以心言。故曰欲。退而立如將受命。誠敬屬乎進退之閒也。已徹而退。有敬齊之色。誠敬屬乎終始之際也。色非可以僞爲也。

親者。身之本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謂吾事畢矣。則已忘其親。故曰忘本。先儒謂本於德本於孝。由其心

之不誠故如是則以本字屬人子說當云無本非忘本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奉芳勇反鰕魚檢反恪苦各反

鄭氏康成曰和氣謂立而詘成人既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

孔氏穎達曰嚴謂嚴肅威謂威重儼儼正恪謂恭敬四者非事親之貌事親當和順卑柔也

方氏慤曰愛者心也心動則氣隨之氣形則色隨之色見則容隨之故言之序如此和也愉也婉也皆生於愛之深者也

陳氏澔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奉盈如弗勝將失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盡乃孝子之道

方氏慤曰夫爲人子者髮必髮髮衣必青純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財不私有也言不

稱老也。貴爲世子。而齒讓必行於學。尊爲大夫。而車馬不敢受於朝。凡以成人之道。非所以事親而已。慕容氏彥逢曰。君子所性本於仁。深愛則仁之心。和則仁之氣。愉則仁之色。婉則仁之容。故曰仁人之事親。

孔氏穎達曰。言孝子對神。容貌敬慎。如執持玉之大寶。如奉盈滿之物。

此節是孝子事生之容。朱子訓色難全引此可見。記者言祭而以此結之。正見孝子事死如事生也。孔氏以祭言泥矣。又如執玉四語固是敬。然敬正由深愛出。非謂愛又須敬。愛敬闕一不可也。

總論　吳氏澄曰。以上十節。皆言祭之義。此一節。總言孝子事親之愛敬。或生而事之。或死而祭之。一皆如此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

其近於子也 長竹丈反 爲于爲反

鄭氏康成曰言治國有家道。 慕容氏彥逢曰。先王所以治天下者。在順乎民。所以順民者。在因其性。五者民性之所有。人道之所先。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尊無二上。繼天而爲之子。位莫貴焉者君也。道者所由而行。君者所恃而治。孰有大於斯。凡有德者。能得道者也。凡有爵而貴者。佐君而理者也。爲其近而貴焉。則所貴者廣矣。親生我者也。兄先我者也。子承我者也。人之所以爲人。盡於此三者。於親致其孝。於兄竭其敬。於子盡其慈。人道備矣。貴老則凡在已上者欲其同於親。所以廣孝也。敬長則凡在已右者欲其同於兄。所以廣敬也。慈幼則凡在已下者欲其同於子。所以廣愛也。先王推其所爲至於如此。則天下之大莫能外焉。宜其可以運諸掌。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國家也一節。論貴德及孝弟之事。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王于況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子有所父事諸侯與故曰霸孔氏穎達曰以三老五更也天子衰諸侯與故曰霸孔氏穎達曰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故雖天子之尊必有事之如父者謂養三老也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故雖諸侯之貴必有事之如兄者謂養五更也因人心之孝弟即以孝弟教人是因而不改案天子諸侯俱有養老之禮皆事三老五更故文王世子注云三老如賓五更如介但天子尊故父事屬之諸侯卑故兄事屬之方氏慤曰於天子言父於諸侯言兄者以弟不足以盡天子之德而諸侯未足以盡孝之道故也先王之教因而弗改者因其良知良能而教之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故先王因而弗改則教之以孝焉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因而弗改則教之以弟焉先王有孝弟之教如此則

上足以承父兄。下足以令臣庶。而刑於四海矣。故曰所以領天下國家也。輔氏廣曰。孝生於仁。弟生於義。仁可以包義。義未足以盡仁。故有近王近霸之說。

【王氏】王氏曰。王孝霸弟。此非孔子之言。

【項氏】項氏安世曰。古人謂事親爲仁。敬長爲義。王者以仁覆天下。故至孝近之。君之道主乎仁也。霸者以義尊王室。故至弟者近之。臣之道主於敬也。不曰君臣而曰霸者。極其至者而言之也。王者君位之極。霸者臣位之極也。古之所謂霸者。卽伯字也。諸侯之長也。自孟子荀子推明王霸之辨。而後學者以霸爲羞。故此章遂不可通。殊不知孟荀所闢。謂春秋時五霸耳。由威文以前。堯舜之四岳。夏殷之二伯。文武時周召爲二伯。成王時大公爲侯伯。康王時召公畢公爲二伯。是亦可羞乎。

【案】各經不言霸。惟孔孟于桓文之屬謂之霸。祭法言共工氏之霸。亦因孔孟之說而追稱之。非古誠有所謂霸也。項混霸于伯。致以周召二伯爲霸。此與援儒入墨者

等耳。堯舜四岳夏殷二伯之說。又直以注疏傳會語爲墨守矣。尚謂學者考古不精。不亦過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錯千路反

鄭氏康成曰。親長。父兄也。睦。和厚也。尊長出教令者。孔氏穎達曰。人君欲立愛於天下。從親爲始。言先愛親也。已愛親。則人亦愛親。是教民睦也。欲立敬於天下。從長爲始。言先自敬長。已能敬長。民亦敬長。是教民順也。睦則恩慈。故云慈睦。民既慈睦。則貴所有之親。民心和順。不有悖逆。故貴用在上之教命。馬氏晞孟曰。愛所以爲仁。敬所以爲義。事親者仁之實。故立愛自親始。從兄者義之實。故立敬自長始。方氏慤曰。相親之謂睦。不悖之謂順。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則睦固出於愛親矣。孝經曰。以敬事長則順。則順固出於敬長

矣。能慈睦則相親而不離。能敬順則從命而無逆。

【總論】孔氏穎達曰。此一節。明愛敬之道。自此以下。皆展轉相因。廣明其事者。蓋記者雜錄。以事類相接爲次。非本相因之辭也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　孔氏穎達曰。此論郊祀之禮。以是吉禮大事。故喪與凶服皆辟之　方氏慤曰。吉禮莫重於祭。祭禮莫大於郊。故不敢以凶事干吉禮焉。然非敬之至。又安能如是。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贊。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從才用反碑彼皮反袒徒旦反鸞力端反刲苦圭反膟音律膋力彫反爓音尋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謂祭宗廟也。穆。子姓也。孔疏。姓生也。子孫是昭穆所生。言穆者。文不備。方氏慤曰。父爲昭則子爲穆。故以穆言之。答。對也。序。以次第

從也。序。或爲豫。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爲上也。膟膋。血也。孔疏。膟。牛腸間脂。爓祭祭腥。祭爓肉腥曰爓。湯肉曰爓。孔疏。腥肉。即禮運腥其俎。爓肉。即禮運熟其俎。爓。先爓。便文耳。湯肉不全熟。以鬼神異於生也。若小祀則煮熟之。所云一獻熟。孔氏穎達曰。此明祭廟牽牲致敬。君牽牲時。子姓對君共牽牲。卿大夫佐幣。士奉匊。依次從君也。牲以紖繫著中庭碑。將殺牲。卿大夫祖取毛牛薦之耳主聽。故以耳毛。欲使神聽之。用鸞刀刲割牲體。又取血及腸間脂。血以供薦。而膋以供爇肝及蕭

也。乃退。謂殺牲竟而取卿大夫所刲血毛膟膋。薦之竟而退也。祭有三節。此一節竟故退。薦孰膋之後。以俎載爓肉腥肉而以祭。祭卒而退。是恭敬之至極也。方氏慤曰。答君必以穆。示父子合敬而致其力也。卿大夫從君而在穆後。故曰序從。言不失先後之序也。祖示其用力之勞也。毛牛則告全故也。尚耳。欲神之聽之。雜記周官謂之䏚也。郊特牲言肉祖親割。此言卿大夫者。卿大夫相君故也。鸞刀以刲。取聲和而後斷也。取膟膋。將以

染蕭而炳之也。燭則向乎孰矣。腥則全乎生而已。夫祭之日。內之父子。外之君臣。周旋反覆。從事至於如此。故曰敬之至也。　葉氏夢得曰。牽牲而入廟門。麗於碑。所謂納牲詔於庭也。毛牛尚耳者。所謂升首於室也。割取膟膋以合羶香。所謂臭陽達於牆屋也。祭爓腥而退。所謂至敬而不享味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正義　鄭氏康成曰。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孔疏。周人尚文。祭百神禮多。故以朝及闇。彼季氏夫夫之家。禮儀應少。亦以朝及闇。故夫子譏之。

和論郊祭及日月之義。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於此郊時。大報天之衆神。天無形體。懸象著明。不過於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　馬氏晞孟曰。周官掌次職云。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注云。大次。始往所止居。小次。既接

祭退佚之所。是與諸臣代有事也。惟其與諸臣代有事。故雖以朝及闇。而不繼之以倦也。

鄭氏康成曰。闇。昏時也。陽。讀爲曰雨曰暘之暘。孔疏。洪範庶徵。暘謂亢暘乾燥。日中乾燥。異於昏明。恐人以晝陽夜陰。終日而祭。故讀從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孔疏。檀弓大事非止是喪。亦兼諸祭。故云亦謂此郊。

孔氏穎達曰。蓋天地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日得爲衆神之主也。

劉氏敞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此言周人尚未。先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則可行祭事矣。稍後則晝。晝則與殷人日中相亂。

楊氏簡曰。或謂郊祀上帝。則百神從祀。然乎。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傳記屢言之。竊意垂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

郊爲大祭。儀節應多。非終日不能畢。上闇字。以日未出時言。陳氏澔所謂昧爽以前是也。若如鄭昏時說。不

幾于禮器繼燭之譏耶。陽以日出言。即禮器質明。蓋平旦之氣。斯可以交神明。日中則太晏矣。下闇字。以昏時言。以朝及闇者。謂日出行禮至昏而畢。即疏所引禮器質明及晏是也。劉說約略大意。以日欲出而其時猶闇。其說亦近。但只說得以朝闇。未說到以朝及闇。要知鄭注終日之說。本確不可移。劉有心求異。宜其戾耳。又案周禮大司樂冬至圜丘。以天神皆降爲說。則天神無不在矣。楊說未安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別彼別反巡依注讀沿又如字

鄭氏康成曰。幽明者。謂日照晝。月照夜。端正也。巡。讀如沿漢之沿。謂更相從道。陸氏佃曰。巡。讀如字。致若巡也。以相濟也。陳氏皓曰。周流不息之義。不必讀沿。致若冬夏致日。秋冬致月。其相故不息。不息故相濟也。終始相巡。只是終始往來。案三說相兼乃備。蓋相沿孔氏穎達曰。此經皆據春分朝日秋分

夕月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月於坎謂秋分也月爲幽日爲明日在壇月在坎是殊別幽明制定上下也日爲陽在外月爲陰在內今祭日於東用朔旦之時是爲外祭月於西用鄉夕之時是爲內是以別外內以正其位也陰謂夜陽謂晝夏則陽長而陰短冬則陽短而陰長是陰陽長短也月之與日同行黃道其晦朔之日月與日同處自朔之後月與日先後而行至月終日還與月同處是終始相巡也陰陽和會是致天下之和也　方氏慤曰壇之形圜而無所虧以象日之無所虧而盈也坎之形虛而有所受以象月之有所受而明也且封土爲壇其形高而顯鑿土爲坎其形深而隱一顯一隱所以別陰陽之幽明一高一深所以制陰陽之上下東動而出西靜而入出則在外入則反內故東西所以別陰陽之外內東爲陽中西爲陰中中則得位故東西所以端陰陽之位別幽明之道然後能制上下之分別內外之所然後能端陰陽之位言之序如此且壇坎者人爲

之形。故言制。東西者。天然之方。故言端。日出於東。言其象出於天地之東也。月生於西。言其明生於輪郭之西也。日言出於東。則知爲入於西。堯典於東曰寅賓出日。於西曰寅餞納日者。以此。月言生於西。則知爲死於東。揚雄言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者。以此。日之出入也。歷朝夕晝夜而成一日。月之死生也。歷晦朔弦望而成一月。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陰陽之氣配焉。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運而爲氣。賦而爲形。凡

屬乎陽者皆長。屬乎陰者皆短。一長一短。終則有始。相巡而未嘗相絕。故以是致天下之和者。陰陽相濟之效也。獨陰而無陽。獨陽而無陰。是同而已。又何以致乎。

慕容氏彥逢曰。北雖爲陽生之方。然陰居其半。則出而未離乎內。南雖爲陰生之方。然陽居其半。則入而未離乎外。故惟東西然後可以別內外也。東南爲陽。而東陽中也。於陽爲純。西北爲陰。而西陰中也。於陰爲純。至於南北。則陰陽雜矣。陰陽雜。則非所以正其位也。故惟東

西然後謂之端其位。

存疑 劉氏彝曰。冬至大報天於圜丘而主日。位日於壇東。以象其所出。位月於壇西。以象其所生。東爲主。故曰內。西爲賓。故曰外。　葉氏夢得曰。日月既以並祭。不可不別其方。曰陽也。陽主乎闢。闢則壇升而在上。以別乎明。月陰也。陰主乎闔。闔則坎險而在下。以別乎幽。

案 郊之祭主日配月。以祭天而及之。此從祀也。春分祭日於壇。秋分祭月於坎。此專祀也。孔疏甚明。劉氏謂冬至位日於壇東。位月於壇西。反泪而亂之。且與本經祭月於坎違矣。所云日東爲主曰內。月西爲賓曰外。是男內女外也。於義不悖乎。葉氏言日月並祭。不可不別其方。既並祭矣。如何一壇一坎。竊意從祀則皆壇。陽爲主而陰從之。專祀則一壇一坎。辨陰陽也。

通論 陳氏祥道曰。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二也。大宗伯四類於

四郊。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五也。雩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六也。夫因郊蜡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禜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於東門之外。秋分夕之於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也。曰言朝。則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也。曰壇謂之王

宮。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昱於夜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其牲體則實柴。其服。則玄冕玄端。其圭之繅藉。則大采小采。禮之玉。則大圭邸璧。祀之樂則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玉藻。十有二旒。龍衮。以祭。玄端以朝日於東門之外。則龍衮玄端。皆言其衣也。衣玄端之衣。則用玄冕矣。鄭氏改玄端爲玄冕。不必然也。虞氏釋國語。謂朝日以玄冕。然祀上帝。則其衮冕而朝日。以圭璧與張次設帟一切殺於上帝。則其

不用衮冕可知矣。周禮於掌次之次帝案。於典瑞之大圭鎮圭繅藉。言朝日而已。則夕月之禮又殺乎此也。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悖布內反去起呂反奇紀宜反邪似嗟反治直吏反

鄭氏康成曰。因祭之義。汎說禮也。致之言至也。使人勤行至於此也。至於反始。謂報天之屬也。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屬也。至於和用。謂治民之事。以足用也。物。猶事也。變和言物。互之也。孔疏。事必須和。和能立事。故云互也。微。猶少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禮之大用凡五事。若能行之得理。則天下治矣。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義。謂斷制得宜。讓。謂遞相推讓。反始報天。是厚重其本。祭祀鬼神。是尊嚴其上。民豐物用。則知榮辱禮節。故可立人紀。義能除凶去暴。故上下不悖逆。合此五者以治理天下之

禮雖有奇異邪惡異行不從治者亦當少也　吳氏澄曰和用猶言利用和者利於人而不乖戾之謂義謂君臣之上下父子之尊卑兄弟之長幼夫婦之外內各得其義也讓則宗族鄉黨相推遜也致和用者利民之用厚民之生也致義致讓者正民之德也先言和用富而後教之也　方氏慤曰用志不至不足以立禮用力不至不足以行禮故每以致言之致反始致鬼神所以盡天道致物用致義讓所以盡人道天人之道可合而不

可離必合此五者然後足以治天下之禮奇言其無常邪言其不正　劉氏彝曰聖人正德以事天敬祭以迎氣是以大報天而主日其致者五焉　曰致反始者萬物成性必始於天聖人受命亦始於天將篤其末必厚其本此郊祭所以教天下反始之敬也二曰致鬼神者天地有神以司其化育宗廟有鬼以基其治平惟聖人爲能尊祖配天必致其饗致天下敬於鬼神也三曰致和用者郊祭天地所以致陰陽之和而民人康矣所以

致萬物之豐而邦用足矣。四曰致義者。天地者。萬物由之以生也。父母者。子孫由之以生也。聖人郊祀。所以父母乎天地也。兄姊乎日月也。致人倫之義於天下。而知所以勉乎孝弟矣。五曰致讓者。平治天下。敎化天下。衣食天下。革其悖亂之心。而納之中和之域。弭其六極。而錫五福。皆聖人爲之具是五德。莫與比隆。而弗敢有其功。乃嚴郊祀。讓德於天。俾天下力行其善。而弗敢有其善。郊使之然也。合此五善以爲禮之本。則天下之禮不失其本矣。在其微末不足道也

此節鄭氏泛說平說劉氏因上言郊并而屬之郊。似偏。說經却透闢。經脈尤貫注。即以此結上兩節可也。